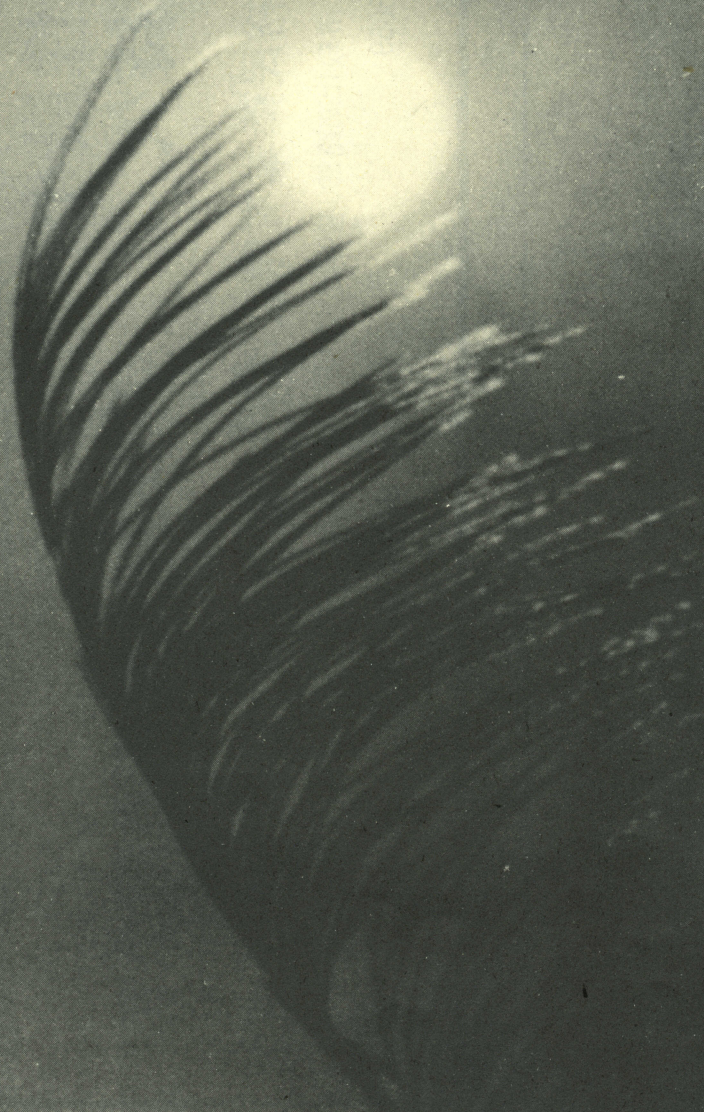


擁抱大自然的醫師

訪

耿殿棟 先生

採訪及撰文：吳銘芳、毛慶安



青暉玉臂寒

清暉夜夜如許
傾吐著碧海青天之心緒
偷吃靈藥的往事已渺
——而孤寂猶深

青春杳然逝去
容顏日漸憔悴
披一襲薄似蟬翼的羅衫
又怎奈這玉臂輕寒

山東省桓台縣人
 台北市徐外科醫院副院長
 台北縣金陵外科醫院院長
 民國五十七年在台北國軍文藝中心舉行第一次個人攝影展覽
 民國五十八年獲教育部攝影文藝獎
 民國六十四年應邀在哥斯大黎加首都聖約瑟美國文化中心
 舉行第二次個人攝影展覽
 民國六十五年三月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參加四人（耿殿棟、鄧昌國、張紹載、曹治賢）聯合攝影展覽。

在漫長的醫學生涯中，當你偶爾得以擺脫繁重的課業和醫院裡忙碌的工作時，您是否常常想到要有一項生活興趣來美化您的心靈，調劑您的生活呢？本社鑑於這個普遍為醫學生所重視的問題，特地拜訪了傑出的外科醫師同時也是名攝影家——耿殿棟先生，請他談談他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以及他在攝影生活上所獲得的樂趣。

記者：耿醫師，可不可以請您介紹一下您的生活興趣以及攝影這種瞬間永恆的藝術？

耿醫師：好的！我是一位外科醫師，攝影是我工作之餘的生活興趣。一般說來，我們醫師們大都愛好藝術，我想這是因為藝術比較容易抒發情感的緣故。醫生的工作是醫治苦痛的病人，是感情方面的工作，要時常懷著愛心、耐心和關懷。這樣的胸懷往往就會自然而然地在生活中表現出來。就像以歌唱抒發心中的情感一樣，醫師們把他們每天心裏所想的，所感受的，藉著音樂、繪畫或是攝影宣洩出來，表達出來，久了之後自然成了一種樂趣。至於說到攝影，我認為攝影是時間、光線和主題的確切配合。另外我認為「攝影藝術是近代藝術中重要的一環，與繪畫、音樂、彫刻、戲劇以及舞蹈等，都是追求人生真、善、美的目的。攝影藝術也和其他藝術一樣，是反映時代，表現人生，在人性光輝之中表達其率直、善良、優美的一面。」也就是誠以人性做基礎，在畫面上表現出真、善、美和諧的氣質，有著這樣高雅而又令人深思的意境，才能算是達到了藝術最高的境界；高到你是宗教家，你能把宗教

的宗旨，用畫面表達出來；你是哲學家，你能把人生的哲理表現出來；你是醫師，你能把對病人的愛心顯露出來。另外我覺得，不管我們行醫或是攝影，它的基本動機都是「愛」。把我們愛大自然的一顆寬宏而善良的心，去愛我們的病人，更去愛全世界上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事物。這是我由攝影得來的最深切感受。

記者：您認為一張成功的攝影作品所應該具備的主要條件是什麼？

耿醫師：當我們開始學習攝影的時候，由於一股「狂熱」，曾拍了不少的照片。有些照片，覺得不錯；但後來一一檢視，發見大部分的畫面中，好像缺少了甚麼！名畫家馬白水教授對我說：「你覺得缺少的東西，可能就是這幅畫面中的『主題』。」他指著我的許多照片說：「譬如這一棵樹，如果有一隻鳥兒飛來，該是多麼完美！又譬如這一面明靜的湖水，如果有一葉扁舟，盪漾在湖面，又該是多麼好！」。我對馬教授說：「那時，根本就沒有鳥兒飛來！也沒有扁舟漂過，叫我如何去拍？」這時馬教授很鄭重的對我說：「你必須耐心等待！等待！等待鳥兒飛來，等待扁舟漂過！必要的時候，你自己要設法製造一個『主題』。譬如，撿起一塊石子，擲向湖的中心，不就有了主題嗎？」

馬教授的這番話，令我恍然大悟。從此我才知道，攝影與繪畫都是一樣，畫面必須要有一個「主題」。「主題」就是作品的「精神」和「生命」。相反的，沒有主題的畫面，就是沒有藝術生命的作品。從此之後，我常常為了尋求「主題」，期待鳥兒飛來

，舟兒漂過，便試圖「耐心等待」。但常常等了半天，一無收穫，失望而歸。如此，不知多少時光，都從這些「等待」中溜走了！「風雨歸舟」，「霧中行」，「蝶來花有繖」，「空中合唱」等等，總算是這些年來耐心等待的「成果」。

記者：能否請您為我們介紹一下上述的幾張作品？

耿醫師：好的！
 風雨歸舟

「風雨歸舟」，是在黃昏風雨中的「劍潭」拍的。「劍潭」面對「圓山」，右鄰「士林」。潭水蜿蜒迂迴，綠竹夾岸。水面常有鴨群遊來，漁舟漂過。黃昏時，夕陽餘暉，映在潭水，繪成一幅詩一般的畫面。令人陶醉，令人迷戀。我為了在這兒捕捉靈感，曾在這兒打發過數個黃昏。我每次呆在竹林中，注視著潭水，既無鴨群遊來，更無漁舟漂過。常令我等到日落西山，夜幕低垂之時，仍無所得。輒鬱鬱而返。

大概是第五次又到這兒來。我依然靜靜的坐在竹林中，將照像機，準備停妥，放置身旁。於是開始望著遙遠的潭水，癡心的期待主題出現。不料，風起雲湧，景色大變。平靜的潭水，也被吹起無數的波瀾。接著細雨紛飛，竹林中響起一片嘩啦啦聲。這時，我正收拾行囊，準備離去，一葉扁舟，忽然在視線中出現。漁人載著斗笠，穿著蓑衣，在風雨中，疾馳而去。這正是我期待已久的畫面。於是，趕快拿起照像機，連續在咔嚓聲中，拍下了這一連串的鏡頭。「風雨歸舟」，就是其中的一頁。因為，有些收穫，總算如願以償。也覺得不虛此行



雪地寒山



。我非常感謝這場及時「風雨」。否則，漁人將不會這樣提早歸航吧！

蝶來花有嫩

「蝶來花有嫩」，是一幅極平凡的作品。然而，在這幅作品中，却有著我的一個不平凡的回憶。

八年前的十二月二十日，是前臺灣大學傅斯年校長逝世十八週年紀念日。這天早晨，我穿上新的西裝，懷著一顆沈重悼念的心情，靜悄悄的步入臺大「傅園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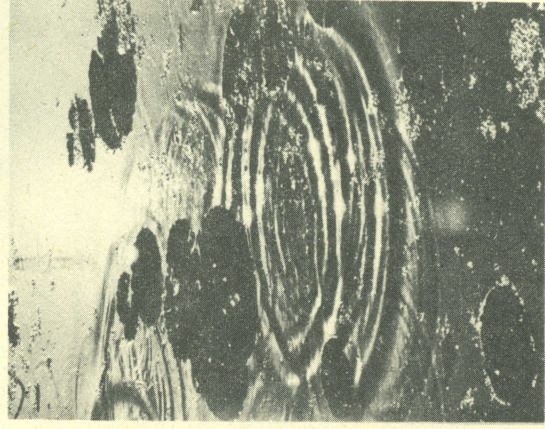
這時，傅校長墓前，陳列著幾盆鮮豔的黃菊，和幾個花籃。園中只有一位穿著藍色中山裝的中年男士，默默的在整理花木。當這位男士，向我走來的時候，我便認出他就是傅校長生前的司機。我站在墓前，莊嚴的行了三鞠躬禮。這位司機，在我身旁，也陪著行了鞠躬禮。這時，我發見他的眼圈紅紅的。對我沒有講甚麼話，就又回首去整理花木了。

傅校長初到臺大的時候，我正在臺大醫院外科任助教。我是唯一的一位外省籍醫師。那時，傅校長曾數次邀我至其家中詳談。他對我的殷殷關切與諄諄鼓勵，令我永難忘懷。後來，臺大醫院經傅校長改組之後，我被編為住院醫師。記得，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晚上，當我走出手術室後，突然聽到傅校長在臨時參議會上，由於腦溢血遽而逝世的消息。令我整個夜晚，陷於悲痛之中……想到這兒，忽然有一隻美麗的花蝴蝶，翩翩飛來，在我的面前盤旋，而打斷了我的回憶。

我一邊注視著這隻蝴蝶的飛舞，一邊拿起照像機。當牠飛去又飛來，將要落在一枝花上的時候，我以長鏡頭，拍下了這一剎那。誰都不會想到



風雨歸舟



圓舞曲

，在這幅平凡的攝影中，竟深藏著一個令我永遠難忘的回憶。

圓舞曲

有時候，守在湖畔，等候了很久，仍不見主題出現。這時，常急不及待的撿起一塊石子，擲向靜靜的湖水，在金色閃耀的朝陽中，水面激起了一圈圈的漪漣像綻開的花朵。像童年笑顏。又像舞臺上懸垂的一面銀幕，在強烈燈光照射下，起伏擺動一樣。令人激賞。這時，我毫不猶豫的將這令人興奮的一瞬間，攝入鏡頭。便是我的兩幅「圓舞曲」。

「圓舞曲」！給我帶來無限興奮與莫大鼓勵。更增強我對攝影的興趣。從此才體會到攝影藝術，真是千變萬化，奧妙無窮。但在創作的途徑上，若沒有名家指點，總是不得其門而入。因此，馬教授之言，乃經驗之談。我當永遠銘記。

有人說「攝影藝術」，就是「瞬間藝術」。捕捉瞬間的影像，變為永恆的存在。這就是攝影的效果與價值。所以，攝影家常常付出很長的時光，期待這「一瞬間」之來臨。因此，一張成功的攝影作品，雖然只需要百分之一秒的「咔嚓」之聲，却不能視為是一件「輕而易舉」的事。

記者：您最喜歡的攝影題材是什麼？

耿醫師：在亞熱帶的臺灣，不容易看到「雪」。對於「雪景」，殊感珍貴。生在中國北方的我，對於雪尤感懷念。因此，「雪景」是我最喜歡的攝影題材。

「攝影」猶如「打獵」。獵人所謂：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」。攝影也是如此。要想攝取美好珍貴的鏡頭

，就須要到「窮鄉僻壤」，「深山幽谷」去尋找。愛好攝影的人，欲達此目的，最好要常有旅行的機會。因此，這幾年來，無論在國內，或在國外，爲了攝影，只要有旅行的機會，我都不輕易放過。

雪地寒山

四年前，藉赴瑞士「洛桑」參加國際扶輪社世界年會之便，我曾登上瑞士四千公尺高的「阿爾卑斯山」。五月的瑞士，到處呈現一片仲春的氣息。無論城市或鄉村，真是「花團錦簇」，「芳草如茵」。惟在這高山上，却是一個一望無際的銀色世界。我踏進這一世界中，頓覺心胸開朗，情緒振奮。這時，手持照像機，環顧四周，真不知從何著手。因爲，由蔚藍的天空，原始的森林，再加上熠熠如銀的白雪，所組成的秀麗景色；無一處不美好，無一處不令人神往。這是上帝的傑作。可謂「巧奪天工」，嘆爲觀止。「雪地寒山」，「雪山茫茫」，就是這時的產品。記得那時有不多的遊客，爲了攝取雪景，從各國專程前來。但到達這裡之後，由於不適應高山旅行，半途折返，空手而歸。我真爲他們感到遺憾與悵惘。

那時，我們住在瑞士「寧夢湖」畔的一個小城——「英特拉根」。從這裡乘登山火車，可以直達山巔。山巔終年積雪。從明靜的寧夢湖中，可以清楚的望見山巔的倒影。湖光山色，互映成輝。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欣賞，都是一幅絕佳的畫面。無怪這裡被稱爲天下奇景，觀光勝地了。

遠山積雪

六年前的四月，我與同學在日本「米子市」的「鳥取大學」解剖教室，從事一項解剖方面的研究工作，在

這兒住了一個月。我每次在工作之餘，走近窗前，就會望見附近「大山」上的「積雪」。遠看，山巔上好像戴上了一頂白帽子。令我嚮往不已。指導我們作研究工作的伊藤教授對我說，大山上的積雪，持續到五月中旬，不會溶化。是米子市有名的奇景之一。

「米子市」在日本西北部，屬於「鳥取縣」。國立鳥取大學，是這裡的最高學府。米子市與附近的「松江」市，是日本古代文化的發祥地。走在這裡的「林蔭大道」上，微風襲襲，柳絲拂面，有些像中國江南風味。四月的米子市，河岸垂柳，已吐露新綠。而大山上的積雪，仍高達數尺。「雪地枯林」，「古木寒鴉」，是大山上最誘人的景色。與山下「茂密的杉林」，「蒼老的古松」，大異其趣。「遠山積雪」，「雪鄉」，就是這時的掠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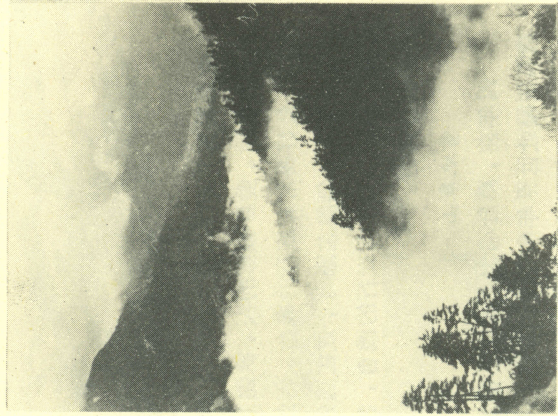
雪瀑

提起「雪瀑」，「雪年」這兩幅作品，當年在嚴寒的雪國——日本北海道，大膽攀登中央山脈最高峯「層雪峽」之豪興，記憶猶深。但一想到在途中幾乎被雪崩埋葬，死裡逃生之驚險一幕，餘悸猶存。

那時，我與同事曾瑞鵠醫師，從札幌乘火車到達「旭川」。在這裡開設外科醫院的佐佐木醫師，親自駕車招待我們遊覽旭川名勝「層雪峽」。這時，地上雪深盈尺。當我們進入深山峽谷時，路面與河溪全被大雪封蓋，無法辨認。連山上的樹，也只能看見露出雪外的樹梢。大地茫然一片。我們正在進退維谷之際，在我們的頭上，轟然一聲巨響，嚇得我們魂飛天外。原來，山上的一大堆雪，突然落



寒陽



山雨欲來

了下來，如泰山壓頂，將我們的車子埋沒了。

這時，我下意識的在想，我們將弄身於此吧！佐佐木醫師，開足馬力，車子動也不動。後來，我們三人合力將車門推開。將車子周圍的雪，向四周排除。然後再開足馬力，終於衝出「雪圍」，脫離險境。於是我們又繼續前進，不久便到達「層雪峽」，住進層雪峽大旅社，在這兒度過過平安愉快的一夜。

翌日，天朗氣晴，寒風刺耳，我們攜帶照像機，又登上一個高峯。從這高峯向四周望去，真可說是「雪山千層」，「雲海萬里」。浩瀚遼闊，氣勢磅礴。「雪瀑」就是在這兒拍的。寒風忽忽，無法逗留。我們只好循原路返回旭川。在途中，又喜獲「豐年」，乃取其「瑞雪兆豐年」的意思。

這次層雪峽之旅，雖拍了數卷之多，但滿意的作品，幾乎沒有。「雪瀑」與「豐年」，恐怕是惟一的收穫了。回到旭川，街上到處積雪，行人較少。但見屋檐下垂掛著一條條我家鄉叫做「凌澤」的冰柱。這時，觸景生情，令我油然而興起一陣懷鄉之念。希望早日光復大陸河山，重享故鄉溫情。

雪 祭

「雪」是「潔白」的象徵。北海道的日本人，不但懂得欣賞「雪」；他們更懂得享受「雪」。「雪祭」，又是北海道每年一度的「雪的藝術盛典」。這一天，在札幌的大街上，陳列著由各界塑造的各種形形色色的雪藝術作品，供人觀賞。這些雪藝術作品，琳琅滿目，洋洋大觀，堪稱為雪的藝術博物館。同時，畫家，音樂家



秋之夢



蘆花之戀

，詩人們，也配合這一盛典，發揮創作靈感，大顯身手。這天晚上，人們縱情高歌，盡情歡樂。全市幾變為不夜之城。由人們匯集而成的一股熱潮，好像逐退了零下二十度的寒流。這是雪給人間帶來的溫暖。

記者：在您攝影多年中，有沒有什麼事物令您的感受特別深刻？」

耿警師：這些年來，由於偏愛風光攝影，而深深的體會到「好景不常在」這句俗語的啓示。這裡，我有一個經驗，可以說明我的一點感觸。

一個秋末冬初的早晨，我與好友到郊區攝影。發見山坡、河邊，蘆花盛開。遠看，在閃耀的陽光中，白茫茫的一片。像鷗毛、飛絮、白雲、呢絨……隨風翻舞，美妙多姿。嬌柔婉約，楚楚動人。那密集在河畔的蘆花，都彎下腰來，垂下頭來，似與流水細語，互訴衷曲。置身其間，令人殊不勝淒迷之感。

這時，我急欲攝取這些珍貴鏡頭。遂跳下山坡，奔至河邊。正要舉起照像機，準備要拍的時候，不意竟被河邊石塊絆倒，跌落河中。全身衣濕，變成了一個落湯鷄。同時，照像機也進了水，望遠鏡頭，也損壞了。我只好爬上河岸，走進蘆花叢中，暫時將衣服上的水擰乾後，悵悵然駕車而返。

我對河邊的蘆花，並未因這次意外事件，有所忘懷。好友安慰我說，兩天後我們再來。

經過一夜風雨之後，天空才轉晴朗。於是再和好友「舊地重遊」。我們事先將照相機準備好，底片也準備充足。同時，我更多帶了幾件衣服，以備萬一再跌落河中，也好換用。萬、

事停妥，我們以無比的信心與興奮的心情，在破曉時分，踏上「征途」。到達原處，我們從山坡上向下望去，令我大吃一驚！河岸的蘆花，都不見了。連山坡上的蘆花，也不知何處去了。除了淙淙的流水聲外，所看到的只是一片淒清、荒涼的原野。事隔兩日，遽爾「物換星移」。我們在失望驚異之下，一時呆若木鷄，半天無語。最後，我們彼此相望，發見我們的眼中，都盈滿了淚水——。

「來如春夢幾多時，去似朝雲無覓處」，正是這一情景的描述。我們在感傷之餘，只好悵悵離去。並相約明年的初冬，慎勿錯過良機。這時，好友口中還不斷的唱著：

「好花不常開，

好景不常在。

攝影須及時，

千萬莫徘徊。」

從此以後，數年來，每屆秋末初冬，遍尋蘆花鏡頭，竟成了我最重要的攝影課題。新店溪、淡水河畔，郊野山坡，以及經陽明山轉往金山的公路上，都是我經常足跡所到之處。這些地方，好像是蘆花的大本營。有的地方，簡直像「蘆花之海」，徜徉其間，有飄逸世外之感。

當萬花凋零之際，這些未經人們播種而在寒風中盛開的蘆花；好像是「時序」的象徵。它們有一種「不崇尚」、「不爭艷」、「自由」、「平易」、「樸實」與「堅強」的氣質。它們散佈在每一個角落，展示給人們的印象，是「生命的希望」與「自然的韻律」。

甚至，每年藉出國開會，在海外旅行的時候，我也不曾放過攝取蘆花的機會。例如「白羽」就是五年前的

五月，在紐西蘭拍的。五月間，正是我們這裡的初夏。而在紐西蘭，則是初冬的季節。這裡滿山遍野，盡是蘆花。此一情調，正是南太平洋初冬的特色。惟這裡的蘆花，高大而硬直，像白色的「羽毛」。顯示一種「剛毅」、「粗獷」、「男性」之美。這與臺灣的蘆花，所顯示的「嬌柔」、「婉約」、「淒迷」之美相比較，恰恰是兩種顯然不同的性格。

又如「荻之夢」，是六年前十一月，在日本九州「別府」拍的。「別府」是日本有名的「溫泉之城」。日人稱溫泉為「地獄」。這裡有各種不同的地獄。約三千二百多處。號稱「十萬地獄」。當我遊覽這些地獄的時候，意外的發見在地獄附近，長滿了許多姿色優美的蘆花。我曾利用從地獄噴出的蒸氣為背景，拍了不少鏡頭。「荻之夢」就是其中之一。這幅作品，曾在國內報章多次發表。想不到竟獲得許多讀者的欣賞與佳評。

回憶過去的數年之中，專拍攝蘆花的底片，約在千張以上。可是滿意作品，實在太少了。能提供展出的，只有「秋風起兮」、「清輝玉臂寒」、「漁夫唱晚」，以及「蘆花之戀」數幅而已。